



周洁茹小说集

我知道是你

周洁茹 著

我知道是你

周洁茹

博 库

中国 • 美国 • 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OOKOO.com.cn 和/或 www.BOOKOO.com) 下载的作品,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 博库公司(BOOKOO, Inc.) 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 包括但不限于: 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OO, Inc.)许可,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 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 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OO”, 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OO, Inc.的商标。

红

我到辛庄的时候已近正午，天还在下雨，下得没完没了。下雨不妨碍辛庄的人看我，他们坐在堂厅里，他们坐在楼阁上面，他们隔着水榭，他们看着我，所有的人都在看我。我知道。我的头发在几天前漂染成了酒红色，要头发重新变回黑色，只有等新头发长出来，或者一年以后，漂的颜色才会消退。酒红在一片黑色中间显得非常耀眼，我并不想这样，我到辛庄来就是为了不引起注意，但我已经没有钱再去把头发做成别的颜色了，现在我身无分文，就象是一个随身只带些细软的破落户，可是我连随身带的细软也没有，我的手袋里只装着家常用的几样东西，还有匆忙收掇的几件衣裳，它们是我的嫁妆。

我也没什么行李，对于我来说，到哪儿都可以是我的家。这是一个陌生地方，我初来乍到，不想惊动任何人。

明婆的老脸笑得象红花，就象明婆的房子，桌凳是

红色的，灯泡是红色的，明婆的脸也是红色的，我很快就和明婆，和明婆的红颜色们融合在一起了。

明婆在前面楼梯上走，穿着劣布拖鞋，脚后跟露出土红颜色的老茧子，茧子在起皮，好象要飞起来了。我一阵恶心，把头别过去，不看那脚后跟。

楼梯这么窄。我说。

窄你又不会摔下来啵。明婆说，转过脸，给我看恶狠狠的空洞的眼白。

我只觉得那眼白在瞪我，但是一瞬间那眼白就缓和了，还溢出来了几滴水。早点睡啵，那眼白竟说。

我把自己往床上扔，如果它真的算是一张床的话。我睡过去了。

本来我只是要路经辛庄，但车过辛庄，我的头正伸在车窗的外面，我看见了那个庄的上空浮着一层酒红色的雾，象一把大伞，把整个辛庄都盖在下面了。我看见过很多古怪的村庄，它们中有的一到早晨就腾起乳白的蒸气，有的到了晚上所有的树都会发出声音，还有一个村庄，那儿没有一只虫子，没有蝴蝶，没有蜜蜂，甚至

连蚊子和苍蝇也没有。什么都没有。

只有辛庄，辛庄的上空飘浮着酒红色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它看起来很醒目，只有那一丛颜色，象根柱子那样孤零零地竖着。

卖票的女人冲我笑了一笑，把我放了下去，车子过去很远了，才把扎满枯黄发辫的头伸出来，痴痴笑着冲我喊，辛庄，辛庄，辛庄，辛庄。我迷惑地望着远去的车和车上的卖票女人，直到它们都不见了。然后我开始往辛庄的方向走。

这样，凌晨时分我就看到了辛庄，目测的距离是大概五分钟内我就能到那儿，但我已经走了有两个钟头了，辛庄还在原来的地方，就象我小时候看过的书，一个人在路上看到了一所房子，房子里坐着一个在编织的女人，于是他朝房子走去，但他走了很长很长时间，那房子还在前面，还是那么远。现在我就象书里的人，走啊走啊，真走得没完没了了。

也许真的没有路能进辛庄，也许真的只能远远地看，眼见着它近了，再走却又走出去了，再转身走回头路，它却又在身后头了，辛庄一会儿在前面，一会儿在后面，

一会儿在左边，一会儿在右边，我烦透了。

我问过很多站在田地里的人，辛庄？辛庄知道吗？

红米团啵。他们说。红米团好吃啵。他们说。

我又不要问红米团，我问怎么进辛庄。我说。

红米团真的非常好吃啵。他们说。

这时候一个婆子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，婆子拽我的手，眼睛象灯笼那样闪着光。辛庄。她说，去辛庄要坐船啵。

然后我就坐在船上了，我对婆子说，我又没钱，我给你打火机和香烟啵。婆子不高兴地撇嘴，辛庄半月一回才有船的啵。

我知道。我说，但我又不骗你，我真的没钱。然后我就到了辛庄，只几分钟的工夫。

跳，直接跳啵。婆子说，没有船埠头的啵。

我犹犹豫豫地看着光净的岸，挣扎着跳了出去，船却向水中去了，我脚下一滑，差一点跌进河里，我连忙用手撑，抓了一手烂泥，一条油涎虫从泥里拱出来，不

高兴地瞪我，拱着半边身子动，另半个身子已经糊烂了，粘在我的手掌上，滑腻腻的，象鼻涕。船上的婆子手一长，要向我抓过来，我吃了一惊，她倒把船撑出去老远了，一咧嘴，没声没息地笑了一通，两条油涎虫从她的鼻孔里伸出触角来，探了探，又用力地缩回去了。

我从手袋里拿出最后一包面纸，用力地擦，擦不掉的，好象那条油涎虫的半个身子都钻进我的血管里去了。我站在了辛庄的石板路上，但我很生气，直到我看见了桥，桥就在眼前，还是明代的桥，桥上没有人走，石头缝里长着稀稀落落的草。落雨天，路和桥都显得很干净。

我走过河边，两个婆子蹲在那里涮马桶，穿着蓝布对襟罩衫，里面不知道穿的什么，也许什么也没有穿，就是那件蓝布罩衫，空空落落地荡着，能看见婆子们毕露的骨节。她们蹲在那里说话，她们的脸长得一模一样，象姊妹。

吃过了啵？

没啵。

就象是花俏的唱腔，哼哼阿阿。两张嘴，一张一合，
镂银的扁镯在她们干枯的臂间晃，晃得整支手臂都是银
的了，但是脏极了的银就象是没有干透的泥，她们的手
臂又变成了泥，摇摇晃晃的泥。

我看见正对着桥的墙壁上嵌着一只腿脚变形的虎，
张牙舞爪地贴在墙上。

阿婆，有没有住的地方。我说。

阿吃过了？

唔没。她们说。

我又不要听你们唠唠叨叨。我说，我住哪儿？

两个婆子抬起头来，惊讶地看着我，明婆破。她们
异口同声地说。

我躺着，身子象散了的沙，再也组合不到一起了。我累
了，但我只睡了几分钟，很快我就自己醒过来了，我的
脑子里象天翻地覆一样，有很多事情在里面冲撞，挤压。
我头疼得厉害。

明婆忽然在楼梯口出现，新梳了把髻，插着银荷花
板，穿着齐整衣裳，不高兴地说，吃饭破。我看着明婆，

明婆的手里托着茶盘，茶盘里却放着菜碗，我吃惊地看着她，你走路没有声音的？

快点啲，我要去吃茶啲。明婆说。

我很生气，我厌恶有人在我不想被打扰的时候打扰我，但我不想说什么，即使我说了，我也知道她们不能完全明白我的意思。于是我只是低头看明婆的脚，还是那双劣布拖鞋，土红的鞋面，象几十年没有洗过一样。茶盘也和鞋一样，绘着云纹，釉光也是土红的，我看见明婆的拇指伸在菜汤里，指甲里的泥垢遇见水就掉下来了，飘飘洒洒扬了一碗。

我真不想再看，于是我又躺下来，但我分明看见了房顶上挂着的一匹一匹布头，没有层次地杂乱地挂着，象破落了的人家，显出一片死气。我呼地一下坐了起来。明婆。我说。明婆！

我看见那些布了，你不要把布挂在这里吓人好不好。

明婆站在楼梯上，很不高兴地说，一个学生，跟你样子差不多的学生住在这里的，踩坏了我的竹床才把布挂上去啲。

我不管。我说，我要把布拿下来的，吓死人的。

你又要踩坏我的竹床的破。

我给你戒指好不好破，明婆。我不耐烦地说，右手去拔左手的钻石戒指，那戒指却象生了根一样，动也动不了，我下了狠劲拔，手指节都要拔下来了，戒指还在中指上面。明婆看着，冷冷地说，我又不要你的戒指。

我看了那戒指很久，我要哭出来了。

我闲得发慌，每天早晨我都把辛庄走一遍，辛庄是个小地方，四面环水，不过两个小时的时间就能把辛庄的角角落落都走过来。每天早晨我都看见一个裁缝铺，每天早晨它都是第一个开门做生意，厅堂当中放着踏板的旧式缝纫机，上面画着蜜蜂，或者蝴蝶，缝纫机发出的声音就象是蜜蜂和蝴蝶发出的声音一样，嗡嗡闷响，裁缝见人就扬起一张老脸跳起来，七八十岁的一个裁缝，跳起来倒象是十七八岁一样。涎着脸，一双黑手上来拽。

做旗袍穿。裁缝说。琵琶盘扣，葡萄盘扣，葫芦盘扣……

我退了几步，斜斜地望一眼，走过去了。

我想我要把过去的事情都忘记了，我很想打个电话回去，有一次我甚至拨齐了号码，但我随后就晕眩过去了，我厌恶那个号码。

闲下来我只是把手提打开，看看里面的 Last call 和 All call，我发现上面都是一些陌生的号码，那些号码属于谁，我为什么要打它们，他们为什么要打给我，我都想不起来了。

我只是在辛庄的石板路上走，一路走过去。看酒红雾气中的河，桥，还有那些穿蓝布衣服的婆子们。

男人是春夏季的时装，过了季节就要打折。小媚说。

我知道。我说，但我只要王晓一个男人就够了。

小媚吃吃笑，你是一个傻逼。小媚说。

我们是知识分子。我说，但小媚你的书都白念了，现在你是一个混混。

小媚笑嘻嘻地，站起来婀娜多姿地往淋浴房走，剩下我，坐在蒸气里，透过木头房子的玻璃窗我看见隔壁坐着一个裸体的黄脸女人，象一条鱼那样喘着粗气，浑身都长满了绿毛。

我想起来要穿那身旗袍，酒红色，蝴蝶盘扣，镶珠滚边，绣着龙凤呈祥。小媚和我一起在定海路上逛街时量身做的。

你结婚穿旗袍好了。小媚说，不要穿那种下摆膨胀起来的西式婚纱，你也穿我也穿，穿得颜色都黑灰了，索索抖抖着站在酒店门口出丑。

现在做早了点吧。我犹豫，男朋友都没有的。

你不会再长了。小媚说，现在做又便宜。

裁缝师傅是宁波过来的红帮师傅，眼睛笑起来象月牙儿，一脸的皱纹都挤兑在一起了，嘶嘶哑哑笑着说，旗袍么，做几件平常穿穿也好。

小媚也做一件。我说。

小媚不屑地翻眼皮，我又不要结婚的。小媚说。

我象往常一样沿着河走，我又看见了那个撑船的婆子，她站在水中央，嘴张得象一个蛋，我气哼哼地走近去，喂。我说。但那婆子眼珠子定定地，哇哇乱叫了一通，转过头就往远处撑去了。

我又不问你算旧帐，我喊，但那婆子听都不听，婆

子和婆子的船很快就不见了。

穿那么红作死呗。一个婆娘追出来打孩子，我看那孩子，穿的明明是秋香色，我气得要晕过去了。

喂喂，你做什么，我又不认识你。我恨恨地说。

我也不认识你呗。婆娘居然也恨恨地说，扯着孩子的耳朵回房里，砰的一声把门关牢了。

一切都很奇怪，我穿旗袍也让我招了一顿骂。

我知道那双眼睛在背后看着我，每天都看，我吃饭她也看着，我喝茶她也看着，我坐着翻我的陈旧嫁妆出来她也看着，直到我睡到床上了，她还看着我，我真是烦透了。

我坐在书桌前看书，我只带出来一本书，王晓为我买的唯一的一本书，薄薄一册，看了有三四年了，还没有看完。

……程蝶衣蓦地住嘴，不住喘气，灵魂沸腾，再也说不上甚么。即使自他天灵盖钻一个洞，灌满铁浆，也没这样的滚烫痛楚过。一不小心，一切都完了……

然后我的心思就滑到那双眼睛处去了。

好了好了明婆，你不要再看我了。我仍然背对着她，静静地说。那双眼睛马上就受了惊似地逃掉了，没声没息地从楼梯上滚下去。我暗自笑了一笑。

只一会儿，她居然又上来了。

吵死了吵死了。她嗓子也惊得哑掉了，声音轻得只有我听见，楼下面吵死了。

我知道吵死了。我说，但是明婆麻烦你不要再上来了好不好。

她没有再说话，只是叹气，不住地叹气，叹出来的凉气都要吹到我的脖子里来了。我真是要烦死了。

我气恼地转过身，明婆手脚倒快，又快步逃到楼梯下去了，我也奔到楼梯口朝下面看，明婆把灯火都关掉了，楼下面一片黑。明婆明婆。我喊，你到底上来做什么？

明婆把头伸出来装傻，气呼呼地瞪我，我又不要上来的啵。

那你就不要上来好了。我说。

明婆气哼哼地上楼，红布拖鞋重重落在木地板上面，

不再象只猫那样跳跃着走路了。你说说清爽啵，我上来，我上来啵？明婆把整张脸都凑过来了，眼屎凝结在她的眼角，象眼白上长出了几颗痣，明婆气恼，拼命摇晃着脑袋，发髻都凌乱了，眼屎纷纷掉下来，夹进了我的书里。

我气得别过脸去，辛庄的婆子都不诚实，她们都一样，鬼鬼祟祟，说谎话，有事没事都要哇哇乱叫一气。

出门时有些晚了，我开了窗看天，趁着酒红雾气还没有散，急着紧着出门。

很意外，因为裁缝没有象往常那样坐在屋的正当中踩他的旧式缝纫机，裁缝站到门口来了，斜靠着雕花门框远远地看我。

明婆子把东间那房租给你的吧。裁缝开口说。

我懒懒地看了他一眼，打了个哈欠。

欺负你个小姑娘不懂，明婆子那房又不好住。裁缝说。

我在裁缝门前绕了个大弯，准备走开。

做旗袍穿。裁缝说，琵琶盘扣，葡萄盘扣，葫芦盘

扣……

我停了下来。好了好了，每次你都要说这句话，我只要蝴蝶盘扣，就象我身上的这件。我说。

裁缝脸上露出痛苦极了的表情，好一会儿才说，我做过的比这件好多了。

那你做只盘香纽出来看看。我说。

啧啧。裁缝笑起来，象只老羊那样瘪着嘴，你个小姑娘也知道盘香纽。抖抖索索摸出把镊子和一堆破布条，绕来绕去，绕出了一只如意。

我缓缓向裁缝走过去，一脸笑盈盈，拿起那只如意看。裁缝却一把抓牢我的旗袍，掀起个角看，每个人都看见旗袍底子里的折缝处，针线都缝出个喜字来了。我气恼地拨裁缝的手，再看他眼泪鼻涕糊在一起的老脸，心就软了。一个老头儿，与他计较什么。

咦？怎么绣了喜字。我定定神，平心静气地说。

裁缝气极了的样子。这是嫁衣，你也穿出来了！

我大笑，现在还有什么嫁衣不嫁衣的，不都一样了？